

圖·文：Wolfgang Straub
(寄自瑞士)

超現實主義作品

如果問我，怎樣來形容我的工作，嗯，那就像一個開採鑽石的礦工：為了要尋找一枚寶石，就需篩走不知多少噸的廢物，而這顆寶石的價值，在未切割之前，仍是未知之數。我則在一大堆模糊的意識中尋找超

現實主義的典型。

超現實主義藝術最難的地方是令照片上出現似非而是的証據。Salvador Dali 的那幅“溶解中的手錶”就是其中的表表者，令人難以忘懷。

我那些極抽象的攝影作

品，最主要是想打破一般的視覺習慣，最少也把觀賞者在現實中稍作抽離。在每一個形態上，我的作品均似非而是，跟現實唱反調。而我則想以違反自然的自然規律來表達超現實主義的邏輯，每一方面均有一條隱藏的匙

The unbearable lightness
of falling
(墜下的不能承受之輕)





The nutritive value of mandolins
(曼陀林的營養餐)

通往另外一方。

我的作品沒有刻意隱藏任何一方，它們都是大動作的其中一部份，就像那面正掉下來的獎牌：觀眾能估計到獎牌掉下來的情形，就像一個文盲翻看字典無異，首先有着對字的感覺，然後經過學習程序達至認識的境界。

生平簡介

我於一九六九年出生於德國，父親當時是繪畫歷史

及科技的講師。由於父親亦是一個充滿創意的攝影師，自從嬰兒時代，就和攝影結下不解緣——成為父母及其它親屬的專用模特兒。自我出生後，父親因為瑣事太多，漸失去了攝影的興趣，更把他的徠卡相機送了給朋友。

一九七四年，我們舉家移居到瑞士，仍然記得我在九歲的那一年，給父親強迫我拿着相機拍照，當時實在不知所措，又不知怎樣調校

鏡頭，更不用說對焦了，最後，我成功地拍到……一扇打開的門。

一九八二年，我舉家飛到德國的Staufen作數月的小住，在這期間，我從一個世伯處得來了一部一九二五年的徠卡小型相機。當我打開機背時，嚇然發覺裏面竟有一筒遠年曝了光的菲林，當然，裏面的影像亦隨之消失。同時，日子久了，我亦對徠卡的相機瞭如指掌，其中經過不少灰心失望，亦耗

The Library of Forgetfulness
(遺忘圖書館)

費了不少菲林，自然，今時今日的我已有很多部相機，但那部徠卡仍然對我那麼深刻，就是睡着了仍記着怎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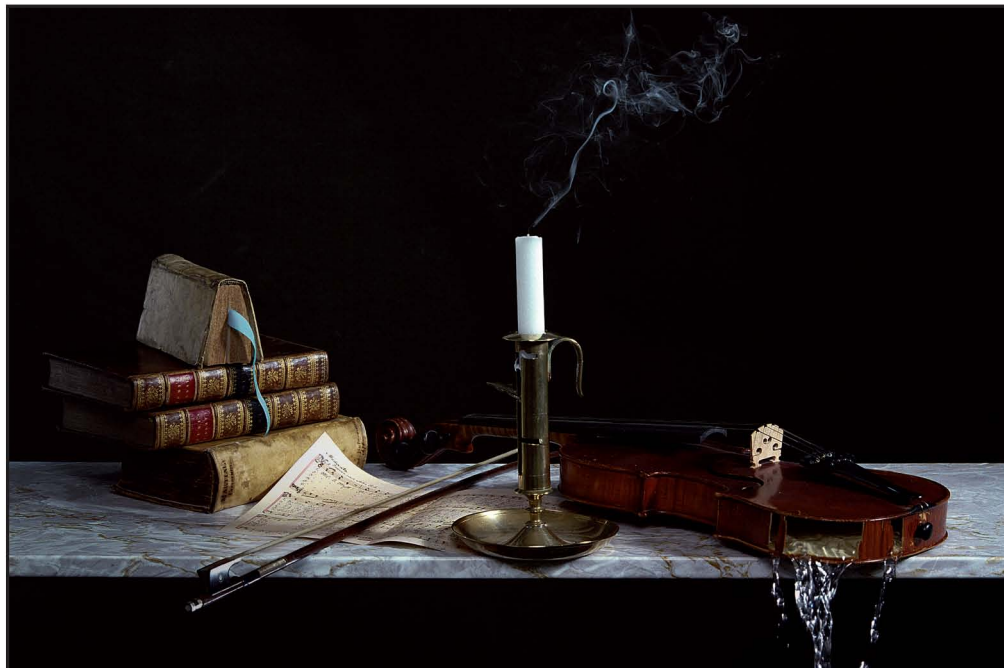
操作。

另一個攝影因素，就是我在文法學校時，一班高年級同學組織了一個攝影研討

會，逢星期三晚聚會，這變成了我在學的最大吸引。其實，那時我年紀實在太小了，好在學長們都不介意，



況且我還遲了頭半年哩！那時我們只集中在黑房中的練習，如沖晒黑白或彩色照片等。我們的導師是個很有經



The Royal Water music
(皇家水上音樂)

驗的攝影師，他好像對所有黑房技倆都知得一清二楚。

數月後，光輝不再，由於我們須移居至奧地利，這課程就無疾而終，不能再參加了。有疑難就只好參看有關書籍，因此我閱覽了不少攝影專刊。

同一時間，我開始學習靜物攝影，父親很支持我的學習，常常以家中的小物件，一起作不同的佈置，拍下來，再檢討不同的拍攝效果。而且我們常造訪一些舊建築物，從中發掘新的靈感。

在學校中，我常被形容為“那個帶着相機的傢伙”。一次又一次我在老師及同學們不為意時拍下他們的動態，常令到他們忍俊不禁。而其中的一些作品亦在奧地

利的當地報紙中刊登。

一九八七年念完中學，我就在Basle及Berne學習法律，最後我終於成為律師；但對攝影的熱誠始終未減，我不停的參看書籍，雜誌及展覽等，更有興趣的是攝影史及著名攝師的生平、風格。

雖然我還在準備我的博士論文，但在同一時間，我還有多個攝影計劃，和一些攝影書刊的約稿。

今次的一組靜物攝影是經過長時間籌備的成果。開始的時候，苦無靈感，但它們都能突然在適當的時候出現。我於是都將它記下來，再拍成影像。

我最欣賞的攝影家包括Arman, Kertesz, Edgerton, Halsman及Grames，但風格



The discovery of times lost
(曼陀林的營養餐)

卻深受Dali, Chirico 及 Magritte及一些西班牙畫師的影響。

技術資料

照片“遺忘圖書館”，

“皇家水上音樂”，“墜下的不能承受之輕”，先拍攝好一切資料。再組合成海報大小，繼而拍成組合照片。

另一些照片則在影樓正常情況下拍攝。

相機方面，使用哈蘇500 ELX配以Planar T*及80或100mm鏡頭。也有採用徠卡M6，菲林則採用柯達愛泰康100ASA專業菲林。



超現實主義作品